

# 狀元總長戲子博士（續完）

王培堯

## 張譽與梅蘭芳

### 父子兩代一般妖冶

狀元總長張譽捧梅蘭芳，有個名目宗旨，叫做「改良社會、振興平劇」，他的兒子張孝若曾經說過：

「我父認為改良社會，要從各方面下手，尤其對於人民習性最近，觀感最易的地方，應該設法改良引導，格外容易收效果。想到戲劇一層，

在社會上號召的範圍很廣，感化的力量也最快最深。但是中國的舊戲劇，第一脚本太壞，不是提倡。

倡神怪，就是誨盜誨淫。雖然也有若干忠孝節義的戲，但是失了時代性，對於社會沒有多大良好影響。第二戲院的建築，大都十分的簡陋，裏面的管理，也是毫無秩序，地方又醜陋，人聲嘈雜，大家不是看戲，簡直是打架。我父就想到要着手改良一切，先要養成一班適宜的人才，還

是要從教育入手，辦理的人，又非專家內行不可。」

當然，這是做兒子的說法，看在素來敬仰張季直道德文章的南通人眼裏，則訝然於「一生節儉，律己甚嚴，衣履必敗而後易，每飯一葷一素一湯，無特客，不加菜，途見一針一木，必檢藏」的張季直，怎的會得一擲七八萬，「玩」起戲子來了呢？其實這話說來也難怪，專制時代，千餘年來一直把優與倡並列，優者戲子也。倡優在社會各階層中，屬於最低的一級，他們不得與平民百姓通嫁娶，唯有相互之間尋覓對象，因此但凡名伶與名伶間總有幾重親，譬如梅蘭芳的岳父王佩仙是伶人，他有五個女兒，就嫁了五個出名的戲子。而做戲子的，平時不但要應付當朝權貴，社會上的有力人士，還得敷衍侍候豪紳名流，以至地痞流氓。不唱戲的時候，他們要跟妓女一般的濃抹艷妝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侑酒、清唱，供大人先生的玩賞。梅蘭芳的祖父，當過四喜班頭的梅巧玲，曾被皇帝封為「胖巧玲」的名花。

士博子戲長總元狀



帶中媚嬈，旦馬刀飾郎英分三氣

名伶與名伶間總有幾重親，譬如梅蘭芳的岳父王佩仙是伶人，他有五個女兒，就嫁了五個出名的戲子。而做戲子的，平時不但要應付當朝權貴，社會上的有力人士，還得敷衍侍候豪紳名流，以至地痞流氓。不唱戲的時候，他們要跟妓女一般的濃抹艷妝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侑酒、清唱，供大人先生的玩賞。梅蘭芳的祖父，當過四喜班頭的梅巧玲，曾被皇帝封為「胖巧玲」的名花。



梅郎若所有思

且，當時名士李純客就曾記過他：「……喜親士大夫，偶邂逅相見，必致殷勤」。梅巧玲的二兒子梅竹芬，又名二瑣，又號肖芬，也就是梅蘭芳的父親，和梅蘭芳的伯父梅雨田都唱旦角，經常被豪紳名士召去侑酒承歡。「宣南零夢錄」的作者廣東人沈南野，也曾記梅雨田：「既至則斂襟默坐，沈靜端莊類大家閨秀，肥白如瓠，雙脰紅潤若傅脂粉。同人擬以『荷露粉垂；杏花煙潤』八字，謂其神似薛寶釵也。」明明是個唱旦角的男子漢，却要形容其「肥白如瓠」，伶人在清末民初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尤其到了清朝末年，官吏畏於清議，不敢狎妓，因爲朝廷認爲狎妓是有辱官常，必欲作不正當的感情發洩，則選「相公堂子」反成默許。所謂「相公」，實爲「像姑」一詞的訛音，顧名思義，可知內容。那些唱旦角的童伶，如梅巧玲，大瑣、二瑣祖孫三代四口，一個個唱的是娘娘腔

，學的是女子態，而又圓姿替月，風情萬種，當然要比堂子裏更勝幾籌。同時也成爲達官顯要，他的耳裏，連貴爲「南通土皇帝」的他都不能不

富商豪客，乃至名流文士競相爭逐的對象。以當時的社會風習如此，一個伶人如欲出人頭地，那就得兼具色與藝，以備有錢有勢有閑階級選色徵歌，利用他們的財勢，把自己捧紅起來。一旦捧紅，或則猶在捧的階段，自然不能不竭力巴結，百計逢迎，得去侑酒，得去問安，讓那般花錢的老爺，由着他們的興，彈個什麼調調兒。李慈銘的越縵堂菊話中即會很露骨的寫着：「其惑者至於偏微斷袖，不擇艾狹，妍媸互濟，雌雄莫辨」，這便是一般所謂的「玩戲子」了。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的作者，即會爲這種不良風習，感慨萬端的如此寫着：

「清禁官吏挾妓，彼輩乃轉其柔情以向於伶人，其中不乏此類變態性慾的描寫與歌頌，此實近代戲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。」

### 花竹園樂梅香魂消

所以，當「玩」之一字加諸於張南通，聽到

張季直詩中純然是長者口腔，他說老夫平生最喜獎掖後進，揄揚後生晚輩的長處，何況如梅如歐，這般如花似玉的同行少年子弟？英蕤，他用的是嵇康「琴賦」：「飛英蕤於蒼昊」的典故，譬況梅歐之理應如手足，聲應氣求。

「衣香荀坐」，則指的是「荀令君至人家，坐幙三日，香氣不歇」的故事。「秋毫時帝忘嵩岱」，或指漢高帝之沛公曰：「吾入關，秋毫無所取」。加上那句白鶯滿天足可擬于鳳凰，張狀元頗有些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的意味。末兩句，寓意在於表明宗旨，他這話實在是說明了的，他是爲了要恢復舊歌舞的絕學，所以才設劇校、開劇場、開梅歐閣。而當今之世如欲振興平劇，舍梅歐的材藝，更有何人可以當此重任？不過，當

特別聲明，有以更正視聽了。張謇在寄他好友上海大生帳房吳寄塵（兆曾）的信中曾經說過：「我今曉然於盛衰成毀如指屈伸，不足計也。世何者爲毀譽？俗人勢力談耳。勢利者，鎔鑄賢豪成事之大爐，激發仙佛逃塵之勁矢，我不非之也。」這樣胸襟豁達，對於毀譽得失處之泰然的話。但是他對「玩戲子」一詞却大感吃不消，認爲必須一辯。因此，他特地作了一首「人有詞梅歐名閣意者賦長句答之」的詩，振振有詞的說是：

「平生愛說後生長，況爾英蕤出輩行，玉樹謝庭佳弟子，衣香荀坐好兒郎。秋毫時帝忘嵩岱，雪鶯彌天足鳳皇，絕學正資恢舊舞，問君材藝更誰當？」